

肉

卷

筋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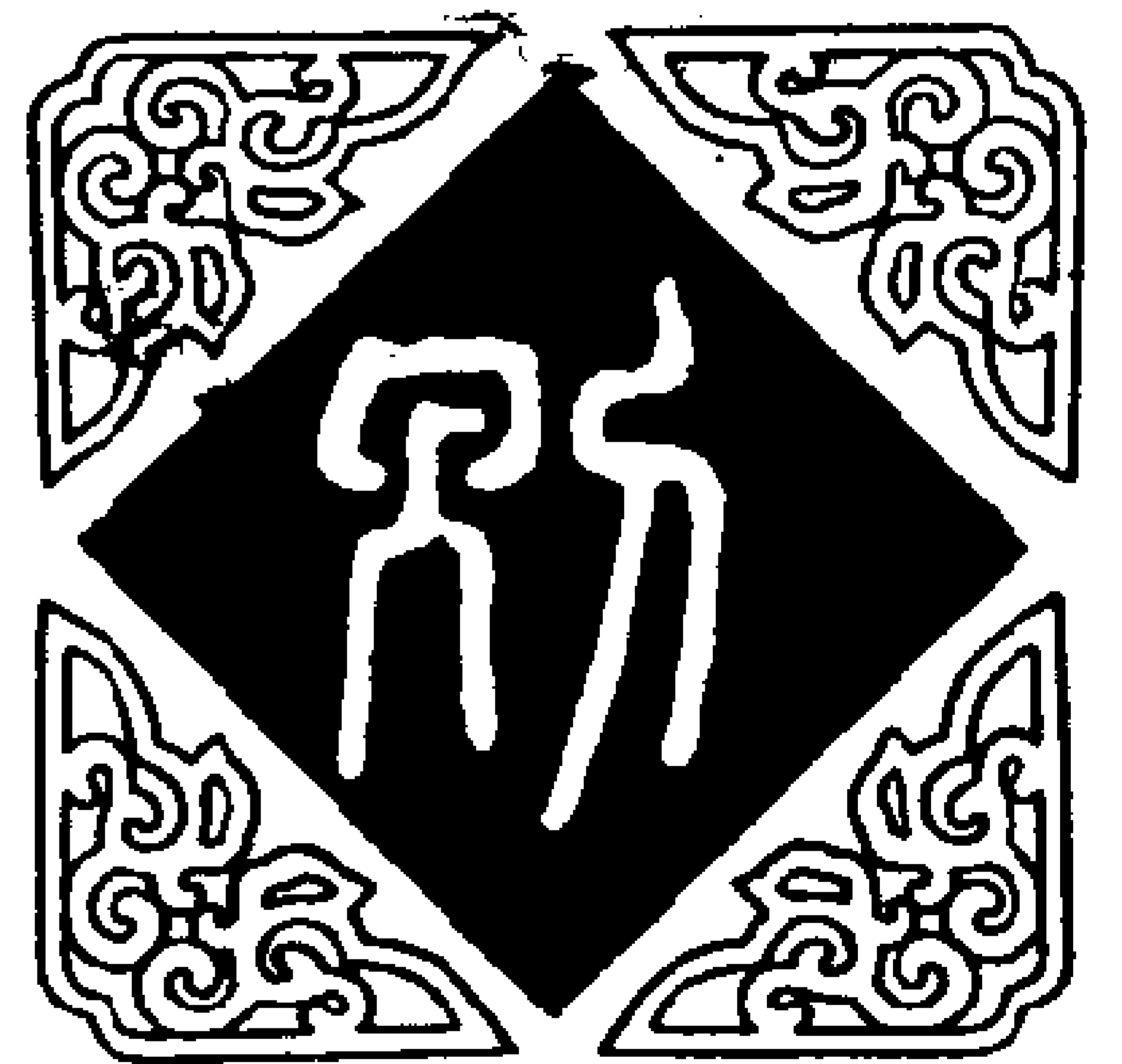
獨霄詩集

書畫稿

詩苑叢芳

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社

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

宛委別藏

(清) 阮 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冊) 2550 圓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三

策學統宗前編五卷提要

此書標題新刊精選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其下列名
心易談巽中叔剛校正存理譚金孫叔金選次桂山
譚正叔孫端訂定三譚皆冠以古雲後學三人姓名
既不經見古雲亦不知其何地書中采輯劉子翬呂
祖謙陳傅良楊萬里諸家之文議論堯舜三王伊周
孔曾顏孟老韓者共三十三篇為前集五卷四庫全
書提要載後集八卷續集七卷別集五卷共二十卷
而闕其前集今從元板影錄以成完書

新刊精選諸儒與論策學統宗目錄

前集

古雲後學心易 譚 巽中 叔剛 校正

古雲後學存理 譚 金孫 叔金 選次

古雲後學桂山 譚 正孫 叔端 訂定

卷之一

堯舜 屏山

堯舜 東萊

堯舜 止齋

三王 敷文

大禹 屏山

大禹 東萊

大禹

止齋

卷之二

成湯

屏山

成湯

東萊

成湯

止齋

文王

屏山

文王

東萊

文王

止齋

武王

東萊

武王

止齋

卷之三

伊尹

東萊

伊尹

止齋

周公

屏山

周公

東萊

周公

止齋

孔子

屏山

卷之四

曾子

屏山

曾子

誠齋

曾子

誠齋

曾子

誠齋

顏子

屏山

顏子

誠齋

顏子

誠齋

卷之五

子思

屏山

孟子

屏山

孟子

誠齋

老子

敷文

精選諸儒奧論策學統宗目錄



精選增入文筌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卷之一

前集

堯舜

屏山

道之不明也聞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歿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試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判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

守其偏聖人之道始亂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者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授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

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意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
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之主
宰違徙欣厭之所紫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
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
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授也三聖既歿
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
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歿
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
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
周公口傳而心授也三聖又歿邪崩邪詖翼詖鐸裂鼎
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燄量足以吞其

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大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爲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爲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爲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利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授此

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䟽通與道不隔則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

堯舜

東萊

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爲之也亦時之變爲之也道函於泰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

至是而始睽矣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意一
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羲之屢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
八之其端倪畧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繫之而易之
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繫不可也人心情然中則無見
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蹟者弗聞也洗心
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爲其餘
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書爲憂世
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
耶吾固曰非聖人爲之也亦時之變者爲之也昔者堯
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
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

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
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也堯之命自
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
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
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
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深悲
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精一之
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
而爲性善性惡之說爲善惡混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
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
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

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九疇之錫禹得之無訖也而箕子則反覆言之未幾漢儒得竊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箕子開其源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道離於天下非聖人者爲之也亦時之變爲之也然則處時之已變則何爲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孔而已矣以酒而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吾獨悲夫數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堯舜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安猛獸寢

於山其怒而隳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
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
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
之不足於慮也如是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為也夫
如是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
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
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
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
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
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
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

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敗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惑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

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而舜斷天下之
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樸者亦
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思
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三王

敷文

聖人之事後世傳之審矣即其事而論聖人者凡民也
聖人之心貫乎萬世其事則不必同如斗量權度之不
相爲而卒合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禹始易揖遜而
私其子後世亦無以易之其大道隱而家天下者歟曰
以事言之信然矣不家天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
吾何從而知之吾聞聖人無二心堯舜禹湯文武一聖

人也而心有二乎哉以一心觀聖人則揖遜與賢不家
天下一也傳之子以及孫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禹
以天下傳啓而四百年爲夏湯以天下傳太甲而六百
年爲商武王以天下傳成誦而八百年爲周吾知其不
較短長也子孫之不能皆賢不肖固也使其賢耶而天
下安之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有賢者取而代之吾
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操白金以游于市而失之塗有
得而用之者吾金爲不失矣忘天下之失其所而推子
孫之戚匹夫憂憂自計者之爲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已
溺者爲之乎曾謂爲匹夫匹婦復讎者爲之乎故曰禹
湯文武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

樂文章纖悉備舉非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
易以亂而吾赤子之易以失其所也故盡吾精神心術
而爲之使可以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可以維持百
世則百世之人安可以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
不幸而大弊極壞不可維持則吾固期乎一世百世千
萬世之有聖人者出而易置之而又憂乎一世百世千
萬世之聖人不時出而弊壞之不能速救也三代之紀
綱法度禮樂文章雖不必使子孫千萬世保之後世聖
人固有取而用之者使後世能用之以安天下不必吾
子孫可也營洛之議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易
以興則無德者不能久其惡易以亡則有德者之功利

可朝暮及於天下此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心不以語人而周公獨知之者也悲夫吾不意後世謂禹湯文武以天下爲己物也雖然嘗試言之秦政自爲始皇帝欲以一傳萬未害其爲公天下也然自爲謀則踈矣自漢以來鑒其覆轍思爲子孫堅久不可動之計其勢不得不創立法度以維持之得失旣重則操心愈危智慮旣殫則防範益密是故天下亦賴其自私之心而得以安樂無事由是言之禹之心上徹乎堯舜而其事又下慮乎天下後世復有作者憂憂然爲子孫愛惜天下凜然如不終日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故曰三王不家天下也或問三國蜀魏之興孰近正曰吾何論其正與不正

哉曹孟德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悲夫終身
乃爾顧羊鼎曾不得一染指歸晚鄰柵之雞豚指爲子孫
霜露之感良可憫笑善乎蜀昭烈謂孔明曰如嗣子不
肖公自取之其志不獨爲漢也況肯爲子孫計哉雖然
孔明不取也夫醉夢之言覺時語也二公垂沒吐出肺
肝所謂不可揜者吾何以論其正不正哉

大禹

屏山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
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已飮
溫萎膏憤醒如已蘇快非強爲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
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大深切

哉滔滔之害天實爲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
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已所致焦心勞
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
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
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視民如傷
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既
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原皆同所自
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
欲感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
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癢疾痛一膜之通
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

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露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各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答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慘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爲己物故傷物如傷己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餽而趙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

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
口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醜灰焚及其
至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
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
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
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
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
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
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
私愛徹矣縱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徹矣
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絲誅而廢國事私憤徹矣

聞而爲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選師私夸撤
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
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
乎能定能靜然應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
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
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
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已聞見陋甚翟唱是說於拘孳刺
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
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弊已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
不之詆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
波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蓋

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虞舜其於
藩飾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矣故明禹致
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
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
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同於仇敵書禹於三聖人之
列而承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
不云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學者可不謹思歟

大禹

東萊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
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
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

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則然也堯嘗一過絕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北之矣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鰥寡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於民也徂征之舉蓋再悟之也嗟乎聖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歟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奈之何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於舜誓師未

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
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爲無名禹
之班也爲無功而益之贊也爲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
無名召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
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此也夫
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必審也工而審
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決者巧於中人者之爲也然則
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之已
而不忍中人以圖幸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
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
苗也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

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
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於不可致語之域矣惜也
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
征然後有嗣使之征成湯之征武王之征雖征其所可
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後有甘野之
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雖誓其所當誓然誓之名此乎
立也舜禹之心夫豈以征誓而示後世也哉吾固悲夫
始者之一線而終者之滔天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
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
幸而有苗也

大禹

口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
口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
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
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爲之也後之聖人又有
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
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
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
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
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
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爲用
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

其利也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爲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裘冕佩玉至其有裘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

口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衮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其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新刊諸儒輿論卷之一

前集

精選增入文筌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卷之二

前集

成湯

屏山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虵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

假脩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
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
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羨也有所矜也皆
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澹其欲畏義則
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累爲通惟其所向學者
苟無是心所能豐饒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
其連茫茫振屐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
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
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
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
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慙德湯非慙於伐桀也慙於放桀

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然自居而湯愧慙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之於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善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

一聲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嘿惟吾是令過心不貳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成湯

東萊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已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孚之於已日者革而孚也孚之於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則已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

孚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
信也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爲居
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
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烏
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
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
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
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狂詆者
自来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
而使同也無他孚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
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孚人者其出於李世之聖人也

與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爲而至於是也湯居時之窮者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論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

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因
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
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放桀
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
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
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
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
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檣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
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
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
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

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予恐來世以台爲
口實蓋憂無以釋後世之辭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
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爲武王伐紂者設也爲千
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
人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爲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爲也
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援湯之言定
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
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誥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
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
則不殖也其實仁是信也其大德足昭也王奚慙哉吁
虺之誥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

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自虺之詰亦奚釋

成湯

止齋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耻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爲之禮爲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狎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爲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

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爲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爲
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
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鄉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
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
見獨而未孚議挫而未固心失其明知士失其賢庶人
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挫者固故心也鄉士也庶
人也爲之明而卜也爲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
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
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
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
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

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
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
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
鬼自湯之接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
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
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
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
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爲聖人病也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
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

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趣踰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抗心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暇焉他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爲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辟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足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者由其心之精也以火煉金則

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烏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足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烏知其爲雌雄者由煉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爲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謹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人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姜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

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
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
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
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
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
責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
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爲大予讀國
語未嘗不歎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
子之聖固天縱之而造次顛沛未嘗捨是自志學至從
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猶節節而進况他人乎

文王

東萊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叟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子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

是憂也文王以爲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士

衆民君子欲人之所同然也而文王則顧以爲憂嗟乎
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
不可易也而紂爲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
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
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
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
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
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
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
下而天下過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
於我昆夷不遣聘於王而遣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

謝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姜里之囚人皆以爲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爲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爲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姜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夷明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

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而終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謂舜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已焉則猶可以爲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商也

文王

止齋

吾於書得聖人之入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爲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寢隆之勢而無

忌於陰剥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減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爲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

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爲異湯而簡怨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爲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已使一人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已夫如是則雖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焉以臣事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其厲我也噫禹湯猶

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武王

東萊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於湯則非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王則釋先見於

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
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
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
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
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
慙而且慙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
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
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
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
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接文王
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

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況於接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於我也。泰誓之書，吾當略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

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
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
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
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
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
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
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
者意者以謂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
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
武王一以无心處之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歟吁蓋

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武王

止齋

聖人之始爲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未始震之也其次則震之也已而未始愚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已而未始媚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人之術蓋至於治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古者君近民以寬而民之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直安而无忌天下之情亦愿而聽命懽愉而无怨是以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儻然受之當時不怪其無故之獲悶然釋之亦不尤其爲是苟異也自商以來上之心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孚也以疑夫上日

以懼雖欲有專焉而不敢肆意以爲下日以疑則少有
不慊於其中也已族而竊議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
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幸而便於治今則雖欲留焉以
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周之治蓋悲武王周公之居其
已甚而出於其无可爲而說者曰是其所以爲能亦惑
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民之
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
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
禮樂以調伏其怒蓋皆洽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靜
而滿足其無耻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歡之
而不德也文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

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過之曰魯自是不復贖人矣以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之情惟期乎已勝也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無繼則魯之人不贖也果矣因之道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不可繼也

精選增入諸儒輿論統宗卷之三

前集

伊尹

東萊

古之聖人苟有不足於其中者無諱也夫無諱於其心則亦無諱於其人故後世有得議焉者無恤也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已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之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慙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夫子序書於鳴條則曰戰於受則

曰殺而孟子於周公之過則亦以爲宜夫曰戰曰殺者直書之也曰宜者然之也以湯武之師而夫子則直書之而不貸以周公之過而孟子則然之而不辭嗚呼彼三聖人者誠以爲未足也於後世之議矣郵哉吾觀伊尹之心蓋有甚於此者焉嗚條之役剗之者湯也而從之者尹爾而夫子序書則曰伊尹相湯伐桀夫先尹後湯則是首伐桀之謀者尹也雖然此猶可也太甲旣立不明于德而桐宮之遷蓋居憂焉而夫子則書之曰放嗟乎首伐桀之謀亦旣非矣嗚條之師始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蓋嘗觀桐宮之遷非放也書曰太甲旣立不明而不

曰不明見於未立意者未立之前太甲如故也既立之
後聲色臭味有以蠱之者多矣脫聲色臭味之蠱而俾
之密邇先王之訓此伊尹悟太甲之機也嘗觀伊尹告
太甲之書有五而居桐之後無一焉意者言不可以悟
太甲所恃以悟之者湯之訓爾此又伊尹之心也已而
自然自艾天理頓發居仁由義與湯匹休向非桐宮之
訓則舊習猶不免也然則遷桐之制亦古人亮陰之制
亮陰之制古也非創也今觀之書自居憂之外則無說
而復位則即見於三祀之末年雖一日不過也是則無
古人亮陰之制尹不敢爲也雖然其心誠然也而其迹
則若悖也其制雖古也而其事則若今也尹豈不知後

世之議及此哉然亦不可得而竄也則亦曰吾聽之而已矣是故夫子不得掩於一字之名而伊尹亦不可逃於一字之內非爲伊尹設也爲後世無伊尹之志者設也以尹之聖猶不免而况於非尹也哉此孟子所以續夫子之志而名之以篡也夫子書法不隱而伊尹爲法受惡雖一毫之私不貸也嗟夫天下任與於尹而任之重如此哉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昔者陳司敗以黨君之過目夫子夫子聞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且夫子安於受黨君之過而且幸人之知己者何也則亦曰無諱於心故無諱於人耳知夫子所謂幸則知湯武伊周之心也不然非夫子先有此心其

何以議聖人之心也哉

伊尹

止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辨也而唯一無心者
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
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
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衆矣桀之不
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
興天下必以爲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爲非雖然或
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
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
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

數則幸國之變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爲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爲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奈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

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爲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字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爲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屏山

聖人明爲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以利心苟有異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言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莫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竊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爲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墮大譟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爲地佞假真爲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紛紛多負其資吾術借聖人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爲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

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清情澹樂其生苟爲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邱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循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與暴御悍消狠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

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
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
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
稔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
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
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向之謂式動
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
夕也溫恭黃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
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紆或從或違其終也恢然同粹
然一忻忻然而大順周公進黜理矣負聖人之才成天
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

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况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受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爲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磨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周公

東萊

天下之變生於激而變之翫焉者生於循蓋不激則變不生不循則變不翫是故變之激非可畏也而變之循可畏也循之爲可畏者何也人心溺於變而安於激而不知禍之可戒也陰陽激而爲雷爲雹茲變也已而聞之者不懼而見之者不駭也彼固以爲朝聞而夕見之也則亦奚懼而奚駭嗟乎人之情其亦駭於所未常見而懼於所未常聞者乎蓋上世未嘗有放其君者矣而湯徑犯之是以當時猶有舍糴之言其如台之言者蓋不安於其心者之言也已而武王繼之而天下習矣孟津之師一集而不期之會者相踵也彼紂固有罪也而

當時征伐之事無亦褻於所見者乎吾觀牧野之師一卷而歸馬放牛之事隨至者武王其亦憂於天下之習也未幾武王既喪卒之變生於藩籬而成於肘腋尚動東山之師而周公亦敢於爲天下之大不義嗟乎周公非若人也而亦安焉者何也蓋亦逼於其時值乎其變者然也蓋嘗讀書而至於管蔡之誅未嘗不果於周公之一舉也蓋周公之一舉誠果也以臣而放君前此固聞也而戮手足之愛者奚見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之頑猶不得逞也而卒怛怛於不義而況於無瞽叟之頑而又非象者何如也吾固謂周公之果也且武庚之立蓋武王之意也殺其父而立其子人情則同然也而

周公武誅之彼天下之人則曰是武王立之也而周公誅焉無以若是愬然也哉萃乎周公其何以謝天下也殺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爲不仁也既立而復黜之人固以爲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爲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責而周公則亦安焉吁周公非誠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謂吾寧以身負管蔡而不可以身負武王也吾寧以身負武庚而不可以身負天下也吾寧以身負天下之謗而不可以身負寧王之責也向使管蔡不鋤武庚不削天下殆且無周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此周公之本心也而實難以語夫人吾觀金縢之書鴟鴞七月之詩且有以見

周公之不知有身也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夫人死生
大事也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此其心何如
也七月之詩爲遭變而作而鴟鴞之什則急於救亂者
然也今讀其詩若無與於遭變救亂之辭切切然惟知
有先公創業之難而自述其爲國之不易安於墮成王
之疑初未嘗急騁以求釋彼亦何心以脫天下之謗也
哉然則周公非欲全名也蓋欲全周也非果於不仁而
果於仁天下非果於不信而果於信其心非果於不友
而果於友文王向使時不遭變變不激不翫吾見周公
之心得以遊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貽勦覆者
亦翫變幸災之所召也於周公奚其貶

周公

止齋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爲不如其甚也兄殺其父弟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彼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嗚呼周公之諫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

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
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
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
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
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
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讎
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
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
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
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
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

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碣殺州吁而及其子享君子曰義蓋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碣不得不殺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孔子

舜山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物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

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歿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髮髯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與義問荅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消搖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

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
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嘗誨人以生死之大
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歟學者何言之淺也登
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日聞所不聞矣歿身勉勵莫際其
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歎也夕
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授目睹心承必有豁
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鑿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
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爲口勤誦心勤記目勤
覘耳勤剝映瑩雪雖股髀童老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

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
引學者於中正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
之斃君子之終它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楊雄有
投閣之駭范滂有爲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耶蓋方
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
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考於未然且莫大於
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
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生死之變
耶學者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
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惟未然可不
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新刊諸儒奧論卷之三

前集

精選增入諸儒輿論統宗卷之四

前集

曾子

屏山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

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
寔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
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
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嚙
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
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
既純大本既露虛明洞達躍如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
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
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
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
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

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禍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

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
爲拘囚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者難矣曾子遊聖
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
疑情哉宜夫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曾子

誠齋

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誥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
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
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
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
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
爲真也者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

之言而以參爲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
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愚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
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虫暗然
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參也
領之以一唯蒙然虫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
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與言
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
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
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
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
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

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
之資而非道之寓而資有所能道明可以入聖能可以
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至不可至之理是也參也能
之短而明之卓則知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
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
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謂資者乃
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刀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
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螢焉
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
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
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

無非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鏡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上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自憐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

未及盡也而參遂爲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

曾子

誠齋

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覲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明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收藏粟

而不食則雖積藏如邱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邱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道爲吾有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必使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爲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

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爲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爲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反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藏之於家旣久而偶忘之不勝

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爲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爲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

曾子

誠齋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爲地孰爲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未及門而宿於墻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爲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

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動靜語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有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楚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

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負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鳥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鳥獲之力而舉鳥獲之負可也無鳥獲之力而試鳥獲之負可乎鳥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况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何也其力宏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宏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適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

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况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顏子

屏山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爲庶幾

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爲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

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者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耳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

顏子

誠齋

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則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樂而遷其

安也人必食能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不厭故立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御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者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不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

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
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
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
之間仆藩墻去陞級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
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
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
間徹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
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
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
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
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
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
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
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
吾之仁非達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
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旣
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
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倣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
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聞宅之安
而不得至則戚至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十日
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

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

誠齋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為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

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學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絕不遇而必傳天

下將以吾爲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
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
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
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
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
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
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
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
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則聽人也耶
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
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

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其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

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
盛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新增諸儒輿論統宗卷之四

前集

精選增入諸儒與論純宗卷之五

前集

子思

屏山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孝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智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塞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

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爾故以中爲
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
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不見其睫以
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
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慮之表是猶駕
舩艤而素舟策飛黃而問駮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
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授初甚秘密發端指蹤使人反
求諸已焉敬以直之誠以明之廣之達之充之足之日
就月將自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氷釋默爾
自契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
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

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厘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旨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

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寢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生者不汨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論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主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

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回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物物無非中者情可滅云

孟子

屏山

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爲滋情真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謹爲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脩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

心也心無自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引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曾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先

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
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
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如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
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
揣量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
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
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
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藥唐大礪金怒可以射矣而
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
精毫染嚴程度可以害矣而章聖之筆非黜襟臆指所
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子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

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粲神而明
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
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粹誠若劣於諸
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
曾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
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
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
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
時無孔子顏子歿於陋巷而少正郊爲聞人時無孟子
康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車門
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

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哉

孟子

誠齋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道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仁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

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
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
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
己復禮爲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
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
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
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
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
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替與彰而
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

仁蓋至於此止乎然則易謂惻隱曰是不可言歟孟子
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
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
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
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痺而木者則謂之
不仁蓋方其痺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
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
拔一髮則百骸爲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其一髮之痛
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
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也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僧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於市歸其家無一

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蓋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

老子

敷文

羨者利之眇亂之形也見好色而悅未害也悅而羨亂形焉處貧賤而戚未害也戚而羨亂形焉一人之身資於物可羨則天下之物皆足以召亂孟子曰不奪不廢蓋謂此也聖人不能以物養人則不能禁人之羨心然能使人羨之而不得則止故禮生焉止而不安則鬱勃之洩甚則百物變態聖人必有以和之使安故樂生焉禮行而羨心止樂行而止心安君子安於上小人安於

下故天下不亂則禮樂之功也二物之在天下小壞之則亂大壞之則亡善救亂者如以酒之析朝醒也舉以鈎於崩壞之中則亂者治亡者存矣是以大巧無巧大智無智聖人無功神人無名老子之道與吾聖人同其憂世之心則又甚焉吾嘗讀其書見其憫女媧之極而欲破觚斲彫一還太古之無事意亦至矣而無救周秦之弊何哉蓋其知亂之生於羨而欲去之以羨之不可去也則歸於禮樂之多事而絕滅之悲夫五味腊毒人固有傷其生者則亦告之以薄滋味而已矣至飲食姜桂不可廢也老氏之術是去其常膳而投之以大羹元酒又懼其飽而奪之者也懲其傷生而予之無生其可

哉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易者惟其中而已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茹毛而飲血衣鳥獸草木之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宮室烹飪然其弊也殫天下之財以華其居極天下之美以飾其躬窮天下之珍以爽其口至於萬物不得其性而聖人亦未嘗使人壞宮室而反巢穴褫衣冠而復羽皮破鼎俎而還毛血非惟不能亦不可也蓋聖人之治惟不忘其初以禁其流不奪其安以行吾道其意則寓於禮樂之間而行於祭祀燕享之際是以醴酒之用元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筥簞之安藁酥之設用於今而得宜則禮樂可以行見其始之甚儉則人情不敢過此聖人所以不絕人之羨心而天

下無可羨不出智巧以救世而天下不亂則禮樂之用也惜夫儒老之道同而老氏不善用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妙不可名取其近似者而強名之曰中既曰中矣堯舜禹斯得以口相授而實相傳則以心也心得是道者則遺乎形器之上矣然器可遺而不可廢則禮樂是也老氏有見於堯舜之高者妙者而遽指以與人其有不茫然者乎故用吾聖人之道以治世則老氏之道在其中執老氏之說以治世則無所適從故曰老氏之道不善用也儒家之說判而杓鑿之則又過矣

新刊諸儒奧論卷之五

前集